



听涛文稿

刘克定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听涛文稿

刘克定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涛文稿/刘克定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7.

ISBN 978-7-5426-5943-9

I. ①听… II. ①刘… III. ①读后感—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9103 号

听涛文稿

著 者 刘克定

责任编辑 钱震华

装帧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jpc1932.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9.5

书 号 ISBN 978-7-5426-5943-9/I • 1245

定 价 48.00 元

自序

我常自嘲“失足”，文革后决心不再弄墨，没想到，那以后又重为冯妇，仍酱在文字的泥淖，不能自拔。想当年，一点“余热”也没有，入土为安，还能享受“昭雪”，待遇多好！偏要看重那点连一盂水都烧不开的“余热”，正应了净土法门“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岂非自找耶？

但想想鲁迅先生，写成《朝花夕拾》，是一九二六年，他也才四十六岁，他把童年故事记下来，整理集成一册，谓之“夕拾”，现在来看他，这个“夕”未免早了点。但按“人到七十古来稀”的老谱，到四十多岁，已经算是过半了。加上他又患有肺结核，那时死亡率很高的一种病，瘦骨嶙峋，文坛称为“老头子”，这个“夕拾”，难道不算是他的“余热”？

我负枷到了南方，唯一的行头就是一箱子读书笔记，一个背包，住在工棚里，与年轻编辑挤住在一起，自己也感到年轻了许多。但重要的是充电，对胡适、傅斯年、朱光潜、陈寅恪文学论稿，抓紧再作些研究，——文革十年，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我总是以“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自勉，在有生之年，学问上多多计较自己，检讨自己，也算是一种“夕拾”吧。

人说“要发财到广东”，在广东的文章家那么多，秦牧、老烈、黄秋耘、章明、江励夫、鄢烈山……却不曾有一个是腰缠万贯的，我琢磨先人这话，可能说的是到广东做官。

早些年，承几位朋友支持，组稿出一套杂文丛书，都编好了，送到某出版社策划部，就被否了，原因倒不是杂文不好，而是说杂文不好销，没有经济效益，什么书好销呢？不说也明白，这就是文人到广东“发财”的难处之一。左思写《三都赋》，一时间洛阳纸贵，当时发财的可能是纸商，而非左思。互相用纸抄写一通，作者左思其实分文未进，“牛逼”只是传说而已。

真正的价值，在于“得失寸心知”。边缘（edge）也好，打工爷（An old worker）也罢，花非花，雾非雾，心能转物，即同如来。既已“失足”，便

著文章自娱，忘怀得失，聊以卒岁而无营，朝花夕拾，而已而已，“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2017年1月8日

目 录

亦文亦史

春夕诗话	3
钟馗散说	18
附：周定一先生来信	22
陈福康先生《钟馗在日本》	25
秦人洞怀古	29
秦“砖”汉“瓦”摭谈	34
太像不是艺	42
文艺批评古道犹存	48
从“求贤诏”想到	56
附：黄一龙先生《不举贤怎么办》	59
病榻上说文谈史 ——忆宋振庭老师	62

附：宋振庭、夏衍通信	67
响当当的铜豌豆	
——关汉卿与元杂剧	73
“曲水流觞”之我见	79
不能玷污的玉爵	83
学笔三谈	87
司马相如的“身价”	91
灯下草二题	95
乾陵一瞥	99
合时宜与“不合时宜”	103
“叮叮当当海棠花”	
——略谈戏谚与戏谣	107
荆公何以归隐	114
断想三则	117
粥香可爱贫方觉	122
“狗不咬”乡长	125
弄臣	129
“座次学”与“冷板凳”	133
“当时枉杀毛延寿”	136
“五合章”传奇	139
人生识字糊涂始	145
杜周的“诺诺”	149
讲点“名分”	153

“规矩”	156
丛林法则	160
猴年说“西游”	165
故井未涸	171
邂逅小站	175

忽庄忽谐

壶中日月	183
“牛贩子”春秋	186
宁乡补伞匠	191
“唱”销糖	194
李夫人做戏	197
“心病”	201
孔子卒因一议	205
王羲之“服食”考	209
官道难矣	212
说说“开光”的执法车	217
设个“提醒办”?	220
闻“谁叫他救我”有感	223
书法展留言	226
“一台菩萨一人耍”	229
胡适写民歌	234

山乡小径几道弯	237
袁隆平的梦	241

如切如磋

“美”二题	247
辞书的“雅量”	254
“名”之思	259
文洁若是一本书	
——《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编后语	263
苦味的散文	
——读刘绪源《解读周作人》	272
朱大路在路上	
——读朱大路《乡音的色彩》	276
惊鸿一瞥——一个国家级的命题	
——秦颖《貌相集》读后感	280
“私小说”	284
哑口而雄辩的沉思	
——写在《黄药眠评传》出版之时	289
跋	295

亦文亦史

春夕诗话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说明中国古诗词，有着强大的社会功能。杜甫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诗的社会地位，从民歌、民谣、诗经到乐府、唐诗宋词，广及宗教祭祀、外交往来、礼仪道德、生活教育、生产劳动、风物建筑等等领域。闻一多先生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因有所感，谈几点心得。

“近乡情怯”

贺知章回家一趟，得诗一首，乡情真挚，流传千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鬓毛衰”，大概已经八十多了。壮岁离开老家，五十年后回来，还是一口的家乡话，真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眷念故土是游子的乡愁，而乡音是游子的心曲，一听到乡音，距离就一下子拉近了。村童问贺知章：“您是从哪里来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假如贺知章乡音已改，就会答错“问卷”，对不上乡情的“密码”。

韦庄的“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与宋之问的“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几乎是同一种心情，思念到极处，便产生返生心理。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辞官归隐，桑麻为业，他的田园诗，岂独田园而已。虽然曾误落尘网，仍然有一怀洁志，正如鲁迅所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他留给我们的诗句，至今读来，仍如面其人，其君子不器之志，仍作铮铮之声。

贺先生回乡看看，走走，因为家乡有太多值得眷念的东西，山水、房屋、田野……“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唯有一声乡音，能使鬓发斑白的游子油然动情。

有人说，乡音是地域文化的名片，这话值得玩

味。我看过许多名片，一张小纸片儿，印着很多字，有职称、职务、各种组织头衔、甚至什么级别等等，五花八门，和盘托出，而我觉得真正的“名片”，是最简单而又最纯净、最厚重的乡音，“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比名片更亲切的，要算乡音。沧海桑田，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变，唯乡音依旧是乡音，一代一代，不改其宗。无论走到哪里，一听乡音，就知道君从何处来。

三十多年前，我回过一趟老家，刚下洞庭湖，离老家还远着呢，乡音就扑面而来。船舱里，一群憨厚质朴的长者，一边抽着叶子烟，一边谈化肥、谈种子、谈庄稼……语音铿锵，抑扬顿挫，又不失温润亲切，我听着这地道的乡音，是那样熟悉和温馨，眼眶不禁湿润了。

现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变化，家乡小县城已经成了通都大邑，商业中心，旅游景点。一眼望去，全是新的建筑。老屋已被征收，住老屋的亲戚，早已砌了新屋，两层楼，楼上楼下，共有六七间，一家人到齐，有满满两三桌人。满桌的酒肉，满桌的乡音，最是令人陶醉！

街上的店铺，天一黑就打烩，一打烩就响成一片，因为全是铝合金卷闸门。这与温柔的乡音，显得不很协调。亲戚说，不久就会“改革”，换成自动

开关的玻璃门，真好！亲戚的思想真是新潮啊。

不变的地域文化，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不同地域的精神财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资本，就是人民的精神品质”，保持这个民族的精神质量，是国家强盛不衰的保证。我想，这个认识，多少年后，会有更多的事实来说明。

贺知章写过很多诗，意境和情怀都很了得！如“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钱。”（《题袁氏别业》）平和冲淡，信手拈来，过目难忘，情景如在眼前。

厉鹗的“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千年后的今天，仍像一团团火苗，赤诚腾跃，不曾熄灭。古诗作所蕴藏的不同情感，在字里行间跳荡，温度尚存。

再看北宋陈师道《春怀示邻里》：“断墙著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语笑，卻嫌归鬓著尘沙。风翻珠网开三面，雷动蜂巢趁两衙。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此诗情感深细，意境新奇。作者对居屋荒芜的描写，不随俗流。对前途失望，以读书、悠游排遣寂寞和忧郁，诗中表达他不能应邻里之约一起去赏春的歉疚，而今年又只好以“尚未开花”为借口了。这种因失

望、忧郁，欲往而却的心情，对邻居的抱憾的表达，含蓄细致，好到极处。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遭贬，在乌鸦聒噪声中，离开京城，被下放到杭州、海南，也有史料说他在广东惠州任过知州。“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写到怀念妻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夜里梦见她回来了，正在窗前梳妆呢，“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读到此处，谁不含泪动容？结髮之情，能毋梦魂牵绕？如此情结，现在仍能体会得到！

郑振铎先生曾说：“荷马的《伊利亚特》与《亚特赛》，庄周的《秋水》、《天运》，屈原、宋玉的词，莎士比亚的戏曲，陶潜、李白的诗，伊索、拉芳登(la fontain)的寓言，曹雪芹、托尔斯泰、莫泊桑、柴霍甫斯基的小说，几曾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他们的真价的一丝一毫呢！‘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谁能辨得出他是二千余年前的人所说的话呢？‘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又谁能辨得出不是千年后的读者所想像而欲说出